

唐代服饰图案艺术的美学意蕴

杨 宇, 熊兆飞

(武汉科技学院 服装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纺织品美术高度发展时期, 其服饰图案独特的艺术特点, 逐渐衍生出美的内涵。本文通过对唐代服饰图案的形式美, 象征意义的分析, 探讨唐代服饰图案透过社会、历史所折射出来的审美意识。

关键词: 服饰图案; 形式; 艺术; 审美

中图分类号: TP9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60(2009)-0029-03

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纺织品美术高度发展的时期, 服饰图案丰富多变, 除继承汉代以来的传统纹样外, 还广泛吸收借鉴了中亚、天竺(今印度)等地区及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纹饰图样, 使得唐代服饰图案的题材更加广泛, 样式更加新颖。其纹饰主要有联珠团窠纹、宝相花纹、卷草纹、瑞锦纹等样式。由这些纹饰所构成的图案, 造型丰满, 色彩鲜艳, 呈现出富丽堂皇的艺术风格, 并逐渐衍生出美的内涵。对于有着极高审美成就的唐代服饰, 本文将从对“形式层和原始层积淀”、“形象层与艺术积淀”、“意味层与生活积淀”这三个层次的分析来揭示其服饰上的图案所蕴含的审美情感。

1 图案的形式层与原始积淀

1.1 图案美的形式源于原始积淀

“原始积淀, 是一种最基本的积淀, 主要从生产活动中获得, 即由于原始人在漫长的劳动过程生产过程中, 对自然的秩序、规律、次序、韵律等等掌握、熟悉、运用, 使外界的合规律性和主观的合目的性达到统一, 从而才产生了最早的美的形式和审美感受。”正是人的主观性生产活动, 客观物质世界被赋予多样化的美的形式, 因此才具有本体的意义。人类对于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统一与变化、间隔与重叠等这些形式的把握, 就是源于人类在原始的劳动生产中对于自然规律性和秩序性的把握。从商周时期以二方连续构图形式装饰在服装的领口、袖口、前襟等边缘处及腰带上简单的回龟纹、菱形纹以及云雷纹到唐代构图饱满、富丽华贵的卷草纹、折枝花纹, 中华传统服饰图案美的精

髓在不断的实践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1.2 唐代服饰图案美的形式法则

1.2.1 统一与变化

变化与统一强调的是整体的统一, 局部的变化。统一中有变化, 变化中有统一, 两者互相依存, 互相制约, 以得到丰富而不杂乱、规律而不单调的图案。联珠纹是唐代纹样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 它是在团纹的四周边上饰以若干小圆圈, 如同联珠, 但是联珠图案内的纹饰并不是每个都一样, 例如联珠对马纹锦(图1), 上面的一对马头朝上, 下面的一对马头朝下, 他们的形态是有区别的。



图1 联珠对马纹

1.2.2 对称与均衡

对称与均衡是唐代服饰图案运用的比较广泛的形式。对称形式在视觉上有端庄、安定、平稳、均匀的朴素美感。均衡形式表现的是一种动态的特征, 具有灵活、运动、优美的特点。如唐代流行的



图2



图3

鸟衔花草纹,此纹样多为鸾凤、孔雀、大雁等禽鸟嘴中含着瑞草等,有的作对称结构的栖立式(图2)、有的作均衡结构的飞翔式(图3)。这些单纯、美观、自然的结构形式,均给人以美的享受。

1.2.3 节奏与韵律

节奏与韵律是唐代服饰图案结构的主要形式之一,通过构图的强弱、结构的疏密、造型的大小来表现。如唐代极具代表性的服饰图案纹样卷草,亦称“唐草”(图4),是在继承南北朝时期忍冬草图案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由多种花卉所组合构成的丰富多彩的复合式纹样,如将牡丹、莲花、石榴花、葡萄等花果组合在一起,点缀一些鸟兽或仙女等形象,这种独特的带状图案常以波浪的组织形式向前推进,起伏跌宕,流畅而又有节奏,显示了勃勃生机,表达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烈的审美情感。



图4 卷草纹

2 图案的形象层与艺术积淀

2.1 艺术积淀是形象层的变异

所谓形象层,一般指“艺术作品所呈现如人体、姿态、行为、动作、事件、物品、符号、图景等可以以语言指称的具象或具象的世界。”而艺术积淀是指“艺术形象层的变异过程,由于情欲与观念的交错,而展现为一种‘由再现到表现,由表现到装饰,再由装饰回到再现与表现’的行程流变。”[1] 形象层的内容包括个体爱的情欲的非理性方面以及受到社会观念影响的理性方面,二者交融渗透,以或净化、或冲突、或宁静、或紧张的形象表现希望、期待的心理状态。而“艺术积淀”便是这种“情欲人化”审美心理与客观形象相联系的审美成果,展现为一种由具象到抽象,再到装饰,循环往复的一种行程流变。

2.2 唐代服饰图案中的艺术积淀过程

2.2.1 由具象到抽象

从传统图案的演变发展来看,唐代服饰图案产生于原始的具象图形,但由于需要加强某种的含义,从而逐步由具象发展为抽象。唐朝时期的服饰图案开始转向动物纹和花草植物纹,出现了缠枝花、宝相花、卷草、团花等装饰图案,也常配以禽

鸟、蜂蝶、昆虫之类。这些图案造型丰腴、主纹突出,地部疏朗,色彩鲜丽明快。其中有单独表式某种含义的,也有综合图案的整体性象征解释。如生命力强盛的缠枝纹,它婉婉多姿,具有生生不息、万代绵长的爱的寓意,述说着人类在原始情欲基础上对爱情对生命更高的追求、渴望。此外,在西域文化的影响下,图案的造型带有宗教观念的色彩。比如,当时比较盛行的宝相花图案(图5)，“宝相”即是“佛相”的意思,是富贵吉祥之象征。



图5

2.2.2 由抽象到装饰

服饰图案从再现到表现是个变化,而从表现到装饰又是一个变化。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服饰图案,随着时代的变化,原来的内容渐渐模糊,变成了一种装饰物,在现代人看来,它已经成为装饰服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图案也是一种有意味形式的表达,但是趋于写实与精神刻画的唐代服饰图案带给我们更多的却是装饰艺术之美。服饰图案以优美的形态,使人感到愉快、舒服。图案形象的内容积淀为形式,并形成具体的形式这样的过程,在不断增进人的心境的同时,也在构造人的心理情感本体。

3 图案的意味层与生活积淀

3.1 生活积淀构成意味层的内容

所谓意味层,主要指“艺术作品的形象层、感知层的‘意味’和‘有意味的形式’中的‘意味’。这‘意味’不脱离‘感知’、‘形象’或‘形式’,但又超越了它们。”其超越处在于“第一,它所人化的是整个心理状态;从而第二,它有一种长久的持续的可品味性。”[1] 生活积淀“成为艺术作品的意味层,恰好是对形式层和原始积淀和形象层艺术积淀的某种突破而具有创新性质。”[1] 意味层是与形象层和形式层密不可分的,它超越了美的形式和形象的寓意,反映出更深一层的人生意味和生活态度。但是它的意味是从前两者而来,如果脱离了形象层和形式层,那么意味层所折射出的生活意味将无从寻觅、无从提及。因此,服饰图案之美,不仅是给人视觉享受的装饰之美,更是反映出人们在这样一个富裕的生活环境中的一种心灵之美,表达

更深层次的情感意味。

3.2 唐代服饰图案生活积淀的内涵

3.2.1 历史性与开放性的同一

唐代服饰图案不仅具有历史性,同时也具有开放性。唐代疆域广袤,四海连通,国策开明,唐都长安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发达的国际性城市,是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正是这样富裕豪放的生活环境和开明宽大的政治氛围,才使得人们用图案造型的完满来表现这种幸福美满的精神状态。在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下,人们认同心理加强,在社会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更为大胆的方式去追求美和表现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洋溢着艺术的激情,以他们开放的心灵和自由的思想创造出极富时代特征的服饰图案。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激情就这样凝结在服饰图案上了,折射出历史的痕迹在不经意间悄然改变着我们的心理观念。

3.2.2 审美意境的升华

生活积淀把“社会氛围转化入作品,使作品获有特定的人生意味和审美情调,生活积淀在艺术中了。”生活积淀引入了新的社会氛围和人生,使服饰图案的美的意境得以升华,从而唤醒人们深层的审美情感,透过形式的寻觅和艺术的创造而积淀着生命的力量、时代的激情。唐代服饰图案之美,正是在于它是活生生的、没有经过任何人为影响的纯粹的生活之美。服饰图案源于生活,服饰图案形成于人们的观念,它的美,不是视觉的美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一种广阔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唤起人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种生活感情,像一朵玫瑰花一样,浓郁的芬芳与鲜艳的色彩同时吸引人们去热爱生活,追求高尚的生活情趣。

4 结束语

唐代服饰图案的形式层通过图案的点、线、面

构成形式美,来开启人的审美感觉。其形象层通过图案的具象内容来塑造人的审美感情,在这一层次形象的背后是其服饰图案的深层次文化内涵。唐代服饰图案的意味层是透过形式层与形象层所折射出的时代性与社会性的投影,它所涉及的是审美意境的升华,是审美理想的现实生活反映,在这审美理想之中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唐代服饰图案的美是自然的提炼,社会的进化,人生的理想,更是富于创造的艺术形式。在生存的劳动与实践中,人是创造的主体,生活永远处于创造之中。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生活的变化,任何图案都表现反映出其时代精神。唐代服饰传统纹样的审美意识对后代的影响一直沿续到今天。

参考文献:

- [1] 李泽厚. 美学四讲[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 [2] 华梅著. 服饰民俗学[M].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4年, 第131页。
- [3] 张志春. 中国服饰文化(第一卷)[M].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1年。
- [4] 雷圭元. 中国图案美[M].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7年。
- [5] 凛羽之澜. 隋唐五代时期的服饰纹样.
<http://www.ndcnc.gov.cn>. 2005/9/29
- [6] 田伟. 唐代服饰图案及其文化内涵[J]. 服饰文化与设计, 2007(3)。
- [7] Meggs, Phillip B. A History of Graphic Design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8[2] 约翰·拉塞尔. 现代艺术的意义[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5. 223
- [8] Jerry Jankowski. Shelf Space — modern package design 1945-1965[M].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OOKS, 1998. 7
- [9] [英]彼得·多默. 1945年以来的设计[M]. 梁梅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128
- [10] Bradbury Thompson. The Art of Graphic Design[M].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61
- [11] 李雨婷. 100年100位平面设计师[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3. 3
- [12] 王受之. 世界平面设计史[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138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Pattern Art in Tang Dynasty Costumes

YANG Bo, XIONG Zhao-fei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Textile art is highly developed in Tang Dynasty. The unique art character of costume patterns has expressed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formal beauty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Tang Dynasty's costume patterns, we can explore the aesthetic sense of Tang Dynasty costume patterns depending on the reflection of social and history.

Key words: costume patterns; form; art; aesthetic